

《西出玉门》：女性成长主导的东方奇幻探险

在空旷辽远的荒漠，隐姓埋名的“智勇沙獠”昌东与失去部分记忆的“沙漠玫瑰”叶流西，为打开各自心结，携手入异空间揭开了钰门关的神秘面纱——那里，有流传千年的传说，有红花树开、流光引路、皮影驼队的奇观，也有人们想要解开的谜题与寻找的真相……

■ 钟玲

黑色山茶事件、已逝世前女友的照片、诡异的皮影人……

在空旷辽远的荒漠，失去部分记忆的“沙漠玫瑰”叶流西与隐姓埋名的“智勇沙獠”昌东，为打开各自心结，携手入异空间揭开了钰门关的神秘面纱——那里，有流传千年的传说，奇瑰的天象，流光引路、皮影驼队和埋藏地下的红花树夜店等奇观，也有人们想要解开的谜题与寻找的真相……

第一眼在倪妮、白宇主演的奇幻探险剧《西出玉门》，见到尾鱼笔下那个瑰丽多彩的异世界，便由衷感慨了一下，叹为观止！这是把作者虚构的绚烂画卷刻进人们脑海中的想象，用真实的画面一笔笔勾勒且填满了啊！曾一度羡慕过尾鱼的脑洞，如今，剧版的《西出玉门》虚幻与真实交织出各种场景，将小说文本里出现的那些“符号”一一定格，竟让人颇有“原来如此”的恍然大悟——管你是沙眼，还是异兽、奇人，这关内关外的浩瀚天地，还不是虚无缥缈的！

资讯

电影《芳草满天涯》献礼在京举行

求融入时代洪流，展现了新时代教师敬业乐教、无私奉献的职业形象。

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张阿利在致辞中表示，电影《芳草满天涯》将读解的视角回归到人性本身，探讨了个人价值实现的人生及命运轨迹。在视听语言方面，镜头以近乎白描的方式对准了乡土空间景观，提高了影像的审美格调。

观影礼上，影片主创分享了电影创作的幕后故事。导演肖齐说，自己在央视《感动中国》节目中看到张玉滚老师的先进事迹后，决定要把张老师的故事搬上银幕。在剧本写出第一稿后，肖齐便邀请钢琴高娃出演张玉滚的母亲。钢琴高娃也被张老师的故事打动，决定出演。

据了解，电影出品方传朗影视与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已达成合作，该影片售出的每张电影票将捐赠1元钱，设立专项公益基金，希望通过电影让更多人关注山村少年儿童、乡村教师以及乡村教育的发展，帮助更多山里的孩子走出大山，学有所成，反哺家乡。



当一切都被具象化有了实体感，满足了人们对未知事物的探索欲望，《西出玉门》又用匪夷所思的故事情节和意想不到的事件发展，吸引人们跟随影像进入《西出玉门》的世界，一路探险，一路猎奇。

从一场皮影戏开始的相遇，引出两桩旧事：十八名探险者的莫名消失，叶流西的凭空出现……从第一集开始，《西出玉门》就做好了“悬疑”的功夫，可谓处处有疑问、处处是悬念。无论是叶流西的身世之谜，还是昌东的伤心往事，皆充满了诱惑力——仅一人生还

的昔日探险，镶嵌在沙中的红衣女子，以死亡悬念引发、用探险之旅铺设而成的是一桩跨越千年的秘闻。

古老的传说，延续至现代，关内的世界也渐渐浮现出它的面貌。不得不说，即便早在多年前就读过原著知晓了前因后果，还是会 对《西出玉门》产生强烈的好奇心，不仅好奇它如何用影像去还原书中那些奇闻逸事，还好奇它如何娓娓道来书中或凄美或隽永的旷世爱情。

凄美的是昌东与孔央。本不喜欢沙漠的孔央，随昌东进入沙漠，期待的只是一场求婚，可惜浪漫故事在风暴下终结，相爱的男女，被隔绝在钰门关内外，也隔绝了生死。

隽永的是昌东与叶流西。从互不信任到心有灵犀、可托生死，两个人一起走过的日子亦是一同寻找自我的路，在死亡仿佛随时来临的考验下，情感自然而然地生发，他们的生命亦长出新的枝丫。

截然不同的爱情，一个悲情且深刻，是深深爱过却迫不得已的告别；一个浪漫且坚定，是双强男女携手走过荒漠也走过爱情的奔赴。

当然，缠缠悱悱的爱情并非《西出玉门》之全部，剧中悬疑氛围的浓郁、情感羁绊的热烈，也让《西出玉门》整个故事线与世界观的塑造与诠释更加完整。剧情的节奏从快至慢，也未失了故事的流畅度，更何况，剧中还有魅力四射的男女主角。

最吸睛的，当然是美强飒的叶流西。《西出玉门》真正的命运主宰者——

现代的人，现代的事。以女性为第一主角的《西出玉门》里，倪妮饰演的叶流西，是脱离传统教条束缚的、任由生命野蛮生长的霸气女主，她英姿飒爽、美艳动人，出场即自带一分蛮横、两分妩媚、三分野性、四分狂傲，且她的武力值爆棚，出手狠绝，气场强大到总是一副傲世九重天、你能奈我何的模样。她嚣张，能动手绝不动口，潇洒不羁；她自立，虽贫苦却从不人穷志短，豪气万千。她开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在苍凉的大漠行走，为养活自己当小贩、打各种工，从不拘泥于琐事、不依附于世俗，关外人所遵守的社会规则仿佛在她这里失序。

性格鲜明、风姿曼妙，尾鱼的笔下人物在此生花。而《西出玉门》不仅仅是叶流西探险的秀场，亦记录下了叶流西的成长轨迹。

初识自信、张扬的叶流西，即便唇边常含笑意，却也难掩骨子里的冷漠无情。但在经历与昌东一行人的探险之后，她的心开始变

在真切可感的生活画卷中，女性导演对女性故事的讲述，令《七声》呈现出鲜明的性别意识与女性主义关怀。

《七声》：普通人的异乡生活与奋斗诗篇

■ 李相

“我想把普通人的故事写成诗。”在电影《七声》的首映礼上，编剧、导演韩君倩这样表达电影的创作初衷。作为我国纪录片领域一位著名的女导演，韩君倩深耕纪录片多年之后，厚积薄发，经过数年筹备，精心打造了一部剧情片电影《七声》。《七声》根据入围鲁迅文学奖的小说《阿霞》改编，描写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与普通人的生活图景。

韩君倩谈到，当年在读小说《阿霞》时就被深深击中，并在脑海中不自觉地勾勒着画面和声音，于是下定决心要把这样一部关乎社会转型时期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轨迹的电影拍出来。她这样解释电影的名字：“‘七声’取自音乐中的7个音符，它代表着普通劳动者的声音，虽然他们每个人的声音都很微弱、零落，凝聚在一起，却能发出我们时代强音。”

影片故事从大学生毛果的视角展开：在苏州的一家江南饭馆，参加社会实践的他与20岁的打工妹阿霞相遇了。影片全景式地表现了阿霞和她的伙伴们的人生故事。在与阿霞接触中，大学生毛果与她产生了朦胧的感情，同时也完成了自我的成长。几年后已经是记者的毛果在四川山区调研时意外遇到了阿霞，此时阿霞已为人妻为人母。影片的故事令人唏嘘，小人物零落的声响和悲欢离合，凝聚为大时代的和音。

观看影片后不难发现，“把普通人的故事写成诗”的创作初衷，的确在《七声》的视听语言里多维度地展现了出来。

电影中对大时代中打工者漂泊感的刻画很生动，其中方言使用便是一个亮点元素。从自己的家乡来到各个大城市中的打工者口中，有麻辣火爆的四川话、中气十足的河南话和吴侬软语的苏州话，体现出每个人的籍贯和文化属性。这些打工者们用他们家乡的方言诠释着属于他们的故事，哪怕是吵架都吵得各有风格。打工群体漂泊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成为时代变迁的见证。对于进入城市的乡村人来说，城市是他们无比永远向往却又很难融入的一个地方，他们永远是一个抱有梦想的异乡人。主人公阿霞就是这个群体的



一个代表。而普通人在漂泊中的梦想，也体现着时代前行的愿景。《七声》就是通过这种给小人物造像的方式，暗合着时代进步的大主题大情怀。

在不少观众看来，影片中打工人的生活故事具有疗愈的效果。每一个在大城市打工的人，都或多或少有着相似的经历，遇到过相似的困扰。看完这部电影，他们感同身受，在感悟人生百态的同时感到人性的温暖，内心充盈力量和幸福。

作为纪录片创作者，韩君倩导演对于现实主义创作理念有着深厚而独到的理解。她之前的《钢琴梦》关注的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普通人为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努力和挣扎，以及由此产生的戏剧性人生，在写实风格的基础上，透着浓郁的生活质感。而后，无论是纪录片《乡愁》《钢琴梦》《月是故乡明》，还是如今的《七声》，都一以贯之地关注和描写小人物的命运，既深情款款，又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怜悯同情他们，传达出一种巨大的张力和穿透力。

得柔软，开始感知到人与人之间细微的温度与关怀。她拥有思维的独立、行为的独立与情感的独立，同时又是多情亦可爱的，她尊重自己的心，也尊重昌东的过去；她首先爱自己，再去爱别人。

而她最值得人仰慕的地方，是她有喜欢就去“撩”的爱之能力，更有“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精神。

在众多奇幻冒险类题材剧中，以男性视角展开叙事的比比皆是，而《西出玉门》是例外，像尾鱼的另一部作品《司藤》的女主角一样，叶流西身怀异能又经历过生死而无所畏惧，霸道御姐可视为她的标签，立志在异空间“称王称霸”的她，让人们在一个女性的身上看到侠义精神与江湖快意。而内敛深沉、智勇双全的男主角昌东，虽然是探险小队的硬核“领袖”，在剧中却是协助一身反骨的叶流西不断“打怪升级”的“僚机”。传统探险故事里女主角的功能往往是为男性作配，文能智斗宿敌、武能冲锋陷阵的叶流西，却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从最初在关内的底层时对黑暗势力的反抗，到被构陷后流落关外又重回关内力挽狂澜，她实现了自己设定的目标，不仅找回了自我，也成全了自己。

《西出玉门》里，叶流西才是庞大异世界和整个故事框架的引领者与灵魂画手，我想，这才是《西出玉门》令人不想释卷的原因，谁不想看一个浑身充满未解之谜的女子，在荆棘中收复山河失地？

奇幻元素、悬疑元素、情感元素，共同构成了《西出玉门》的叙事法则，塑造了一个奇幻的平行时空，而这个探险故事也让人们同时体会了悲情、浪漫与惊险、刺激，你不得不在那些从书中走出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现代人，所开启的东方志怪色彩的历险记里，感受思念、悲伤、遗憾等多种不同的情绪，当然，在这个多重元素融合的类型故事里，你也会对情感、社会、人性等方面产生更深刻的思考。

当叶流西与昌东为人们打开了诡异的关内时空的大门，古老传说与现代幻想在此融合，人们于此经历了情感与人生的不同体验——一面是，爱的邂逅，超越时间与空间，跨越了生命与死亡；一面是，奇炫瑰丽的夜空下，关内自然景观的辽阔与苍凉，藏着一个女性强大的精神磁场：我要活，我要摆脱这样的命运束缚；我要闹，我要强大自己改变命运。

如此清醒的叶流西，是《西出玉门》最美的风景，她为天马行空的异世界增光添色，亦为自己写下属于她的奋斗史诗。

《七声》表现出在城市拼搏的打工人群的生活不易，但又没有为了描写苦难而描写苦难。我们可以看到，故事中的每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的追求和梦想，也都有着社会变迁与转型中滋长的欲望与迷失。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故事情节需要的工具。

电影的叙事与镜头语言也足够现实主义，故事娓娓道来，不追求强烈的戏剧性，在宁静悠远的氛围中，在不徐不疾地讲述中，运用大量的长镜头，带给观众一种既客观自然，又自由沉浸的体验。

在真切可感的生活画卷中，女性导演对女性故事的讲述，又呈现出鲜明的性别意识与女性主义关怀。《七声》带着女性创作者的悲悯，塑造了女性打工者为家庭和社会投入的劳动与情感，并以严肃的思考和尊重，突破了人们对打工妹的诸多刻板形象。

例如，对于女主主人公的形象，影片在塑造时没有太多的理性修饰与审美迎合，而是用一种做减法的方式尽量保持人物的本真。影片中的阿霞性格执拗，头脑有些“一根筋”，在观众看来，她的性格可能有些拧巴，没那么“讨喜”，但恰恰是这样一个人物，有缺点的人物，才是有血有肉、真实动人的。

《七声》在视听上的另外一大特色，就是它的“景”和“声”。影片在江南水乡拍摄，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是一个临水的餐馆。影片就像江南水乡的一幅水墨画，给人清新雅致之感。苏州是中国代表性的古城，而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又势头很足，大量的外地移民成为新苏州人。影片对于打工族的描写，对于景的恰当运用，在精神内核上准确地捕捉到了苏州既传统又现代的一面。

影片用评弹来代替画外音，通过专门创作的评弹演绎剧情。江南音乐与市井之声自然交汇，有些是艺术化的创作，有些是源自生活的采样，做到了既写实又写意，将声音的运用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决定主人公命运走向的时刻，评弹就像是说书人铿锵有力的重音，直击观众心灵。这种视听综合调度运用产生了极佳的互动性，将烟雨江南、人生百态共融一体，如余音绕梁，令观众久久不能忘怀。

为电影而撰写的《寻找香格里拉》，总共107小节，都被阿来处理得极有画面感，以此展现一个世纪前一个英国人在青藏高原留下的足迹。

■ 吴孜

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赢得盛名的藏族作家阿来，近年创作的小说有意将环境保护这一主题融入故事情节与人物塑造中，“三珍三部曲”《三只虫草》《蘑菇圈》和《河上柏影》，是此类作品的代表。一本本地细读“三珍三部曲”，感觉身心被阿来笔下的山水和人物荡漾着，也因此，《寻找香格里拉》甫一出版就被我收入囊中，打开之前还非常笃定地认为，这又是一部渗透了环保理念的作品。

然而，以全世界都知道的“香格里拉”为书名中关键词的《寻找香格里拉》，环保退到了背景深处。这本小说，更多地显现了阿来塑造人物的功力，其中，尤以约瑟夫·F·洛克这一形象，让《寻找香格里拉》格外精彩。谁是约瑟夫·F·洛克？这个英国人的父亲是一个管家，虽能给小洛克提供优渥的生活，却没法让其成为名正言顺的贵族。耳濡目染贵族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和人生格局，小洛克一心想成为名副其实的贵族。当祖国不能成全他后，约瑟夫·F·洛克便远渡重洋去了美国。

到了夏威夷，洛克悟到，要想在美国成名成家，必须加倍努力。孜孜不倦地苦读和锲而不舍地探究，帮助没有接受过非常严格的科学训练的洛克修成正果，成为夏威夷大学的植物学家。

似乎已经心想事成，但野心颇大的约瑟夫·F·洛克并不满足自己只是夏威夷大学的植物学家。恰在此时，美国农业部想要招募一个身体强壮、富有探险精神的研究人员到中国采集动植物的标本和植物的种子，洛克的好胜心一下子被激活了，他得到了这个机会，并于20世纪20年代来到了中国。

丽江，处于横断山脉的南端，被认为是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地方，来到中国的洛克择丽江而居，为美国农业部打工。渐渐地，功利心极强的洛克又不满足现状了，他给《国家地理》杂志写信，表示可以就地理考察和探险等内容为杂志撰稿，甚至，还可以替杂志绘制当地的地图……《寻找香格里拉》就是以此为切入口展现了一个世纪前一个英国人在中国青藏高原留下的足迹。

为电影而撰写的《寻找香格里拉》，总共107小节，每一小节都被阿来处理得极有画面感，所以，阅读这本小说时，常给人坐在电影院里欣赏电影的错觉。但，阿来终究还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合上《寻找香格里拉》回味阅读感受，我们会觉得这本小说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阿来摹写人物的功力。

当约瑟夫·F·洛克步履不停地行走在青藏高原时，去东方探险在西方世界正形成一股热潮，斯坦因、斯文·赫定、伯希和等人的探险故事在网络上比比皆是，所以，要再现洛克当年的行程，似乎不再必须厘首故纸堆里爬梳资料的苦活。可阿来却依然故我地小心求证、大胆想象，从而，他笔下的洛克丰满得，仿佛故人来。

当木里土司询问洛克，来到他的领地是否就为了看一眼贡嘎岭的日松贡布雪山时，阿来写道：“‘不是看一眼，而是去拍摄它，测量它。看看它是不是世界最高峰……’这个话题似乎有某种魔力，洛克脸上显现出迷醉的表情。”

当木里土司问洛克为什么要拍摄雪山时，“为了发现更宽广的世界”，洛克貌似恭敬地回答着，同时心里却鄙夷道：“我高傲的内心是多么轻视这个肥胖的王。忧心忡忡的，对自己的手下，对外部世界永远充满疑惧的王。”

路遇一个被人打伤的过客时，“洛脸上露出悲悯的神情，他俯身察看，这个人的腿背没有伤着，但肌腱完全被砍断了。他叫人从骡背上取来药箱，帮这人伤口消毒、包扎的时候，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优越感十足的家伙，他变了一个人：轻柔的动作，善良的眼神。”

然而，动作轻柔 and 延伸温柔的洛克，在中国只会短暂出现，就像跟随了他一路的厨子所揭示的那样，“我们这支队伍，本来就没有您看得上的人。我算算洛克博士看得上的人：泸沽湖的永宁总管，木里土司，也许还加上一个和才，但您也不会把他们当成真正的朋友。”

阿来笔下的洛克又多了一个侧面，勤奋、刻苦、自大、狡诈、敢于冒险……这就是约瑟夫·F·洛克，20世纪20年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想以探险爆得大名的那个英国人。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出版的《寻找香格里拉》近日在徐家汇书院举行了新书发布会。听说阿来亲临现场，112个座席的徐家汇书院三楼报告厅，连台阶上都坐满了读者。现场的情景，阿来看在眼里脸上满是欢愉，所以，关于自己的新书，从创作构思到创作过程，他如数家珍般地向近200个读者娓娓道来，听我们如痴如醉——网购已经如此便利的当下，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去上海看展？因为，书展的主办方为喜欢阅读的上海市民准备了那么多与作家面对面的机会。亲身体验过作家与读者以一本书为媒介，毫无保留地交流写作与阅读的快乐后，我觉得书展就好似宝藏处处的名山，前来书展参加活动的作家们好比各显神通的向导，一次次地带领读者在书展上另辟蹊径地寻找他们认定的“香格里拉”。

《寻找香格里拉》：书中人，仿佛故人来

